

生存三部曲之二·真假之间

虚症
病人

THE LECTION

曾用名《商人的咒》。在人人高亢、利益喧嚣的虚幻时代，三个野心勃勃的小商人，三个各怀心机的女人，被虚幻时代裹挟向前。要么毁灭，要么沦为不辨真假的“虚症病人”。是小说，也是试图破解每个中国人所面临困惑的“大说”。

曹建伟
著

生存三部曲之二·真假之间

虚症

病

人



曹建伟 / 著

THE LECTUR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虚症病人 / 曹建伟著. — 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

2015.5

ISBN 978-7-5354-7911-2

I. ①虚… II. ①曹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62454号

虚症病人

曹建伟 著

选题策划 | 金丽红 黎波 安波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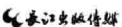
责任编辑 | 张维

装帧设计 | 郭璐

媒体运营 | 银铃 刘冲

内文制作 | 张景莹

责任印制 | 张志杰

出版 |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 | 027-87679310

传真 | 027-87679300

地址 |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B座9-11楼

邮编 | 430070

发行 |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电话 | 010-58678881

传真 | 010-58677346

地址 |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6号时间国际大厦A座1905室 邮编 | 100028

印刷 | 北京正合鼎业印刷技术有限公司

开本 | 720毫米 × 1020毫米 1/16

印张 | 26.75

版次 | 2015年5月第1版

印次 |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

字数 | 460千字

定价 | 39.80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010-58678881)

(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)

我们承诺保护环境和负责任地使用自然资源。我们将协同我们的纸张供应商, 逐步停止使用来自原始森林的纸张印刷书籍。这本书是朝这个目标前进迈进的重要一步。这是一本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。我们希望广大读者都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, 认购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。

凡有所相，皆是虚妄
{ 金刚经·第五品 }

一切皆有法，如梦幻泡影
{ 金刚经·第三十二品 }

【第一章】

不知道真假。

虚世纪元五十年初秋，北城市接连狂卷了七七四十九天的骤雨。城郊空军机场起飞的美国产二手飞机和地面军队的高射炮，不断地发射炮弹轰击云层。天人合一的真雨和假雨，才瓢泼不断地下得壮观奇美。狂泻不止的骤雨把“了然山”洗美了，把“空明道”洗美了，把“无望街”也洗美了，却偏把人们的心洗得慌慌的、燥燥的、空落落的。

第五十天上午，狂雨骤然停止。当时，梅皓明正木呆地站在甲醛超标的办公室窗前，凝视着“无望街”上熙熙攘攘的人群。他在绞尽脑汁地思量一个让所有中国商人都感觉到头疼的难题——到底该怎样对付一个欠债不还的强势无赖？当然了，只有那些初涉生意场的愣头青才会求助法律，这个手段实在不怎么中式。

真是一个万般棘手的难题。眼下，梅皓明恰恰遭遇了一堆这样的强势无赖。他眉头紧锁，痴痴地凝望着窗外虚幻缥缈的天空。一个擒贼擒王的阴谋，忽然在梅皓明的脑海中忽闪了一下。他尚且来不及反应，忽见两只怪异粗壮的钴蓝色大鸟扑棱一下从窗前掠过。几声尖厉刺耳的嘶鸣，几乎要把忽明忽暗的天幕扯得粉碎。席天卷地的狂风，也刹那间将整片天空吹成了灰黑色，远处就隐约传来了轰轰隆隆的震耳声响。

有人立刻焦灼不安地躁动起来，慌慌张张地说遭遇了外太空不明飞行物。有人脸红脖子青地争辩说，一定是世纪末的日全食。还有人半开玩笑地说，兴许是苏修打过来的原子弹。一时间，那些唠叨嘀咕的人，纷纷簇拥到梅皓明的身后。灰黑色的天地交际处，疯狂地暴闪出一道又一道刺眼的极光。呆呆观望的梅皓明，泥塑般地紧贴着窗户，竟痴言痴语地说道：“是钱的颜色！”

一道红光漫天闪过，梅皓明不禁放大了声音，激动不已地说：

“是钱红色！是钱红色！”

一道绿光闪过，梅皓明不由得放开了嗓门儿，高声叫喊道：

“是钱绿色！是钱绿色！”

紧紧簇拥着梅皓明的人们，无不哄然大笑起来。这时候，一道剧烈的亮光呼啦啦地闪过。不知道从哪个遥远的角落里，忽然传出了声嘶力竭的一嗓子：“是地光！是地光……要地震了！要地震了！”

所有的人万分惊愕地愣在了各处，瞬间便嗡的一声散开了。人们你推我搡地拼命往外跑，转眼之间就挤成了一锅沸腾的粥。“无望街”上到处塞满了疯喊逃命的人群，混乱中夹杂着胆小鬼的哭闹声。

此时，天地间不再有剧烈的闪光。只见花花绿绿的云状色团，从天上纷纷扬扬地往下落。人们无不拼命地仰着脖子，如恳求主人喂食的饥饿鹅群一样，瞪大了渴望的双眼，费劲地仰望着天空。忽然之间，人群中央传出一声东北女人尖厉的叫喊：“钱……！”

人群忽然寂静下来，街道也沉死了一般。只听见花花绿绿的东西，从天上簌簌落下的声音。一瞬间的工夫，人们似乎猛然清醒过来。转瞬之间，长长的“无望街”又变成了受刺激的蜂窝，卷起了一大片鼎沸的喧闹。

所有的人疯狂地叫喊、欢呼、流泪、痛骂、撕扯、殴打……人们拼了老命小命，也要去争抢那些纷纷扬扬、优雅飘落的东西。转瞬之间，长长的街道似乎变成了“抢钱”的战场。远处忽然响起了刺耳的警鸣声，片刻的工夫就见无数辆警车死死地堵住了街道两端。从警车上急速跳下来的警员，大声地用日本产扩音器喊话：“是假钱！是假钱……”

黑压压的人群，照样不管不顾地喧闹，照样沉浸在中国式的争、挤、夺、抢的疯狂欢娱中。黑衣警员就焦躁不安起来，声嘶力竭地继续大声喊话：“是废纸！是废纸……”

人浪仍然翻动不休，如同癫狂的兽群，无人理会声嘶力竭的警员。

警员就怒气冲天地叫嚷起来：“是国产废纸！国产废纸……”

人群慢慢地安静下来。有人抱怨不休地退出了拥挤的人群，有人恋恋不舍地丢掉了怀里的钞票，有人立刻蹲了下来号啕大哭。警员迅速疏散了混乱不堪的人群，指挥着几辆绿色运钞车火速开进了街道。

几十名绿衣保安，动作麻利地往红色口袋里装花花绿绿的钱。威武雄壮的武警战士荷枪实弹，一丝不苟地护卫局面。半个时辰以后，尖厉刺耳的警笛再次嗡

嗡地响起，运钞车与警车速地飞奔而去。

傻傻地躲在街道角落里的梅皓明，仍然痴痴地望着远去的车队。人群散开以后，天空豁然放亮，阳光异常绚烂。梅皓明悄悄地从裤兜里摸出几张私藏的钞票，正对着白晃晃的太阳，耐心细致地瞧个不停——那纸面的黄金分割处，分明有一道清晰的银线。

真钱还是假钱呢……？

商人的世界里，无论好坏，没有白给的东西。

梅皓明想钱已经想得发痴了，一个拖欠巨债的商贾却打算约请他到一个上流的去处。这个发出邀约的人物，正是让他夜不能睡的强势无赖。大人物不断从梅皓明所在的国有集团购买大批汽车零件，并且不断地拖欠大额债务。梅皓明呢？充其量只是一个指望讨债战果博得老板厚爱，而被委以重任的马屁精而已。

欠债不还的大人物，被迫约请不懈追债的小人物，目的显然也是为了日后更好地欠债。谁不知道中国生意场的朴素真理呢？讨债的学问比赚钱的学问重要，欠债的本领比投资的本领重要。

一辆崭新张扬的劳斯莱斯，戛然停在梅皓明面前。大商人假模假样地亲自下车，客套地将梅皓明请到了后座。随后，劳斯莱斯轿车就毫无声息地向北城郊外急驶而去。

“我是造车的商人，却不敢坐中国产的车……这是英国贵族留下的宝贝，日后就归德国了。可是，英伦的血统丢不掉的！”

大商人霸气腾腾，双眼直勾勾地望着正前方。

梅皓明客气地回以浅笑，仍然有些拘束地窝在一旁，心里却不停地盘算：到底怎么样向一个欠债不还的强势无赖开口讨债？大商人却颇有兴致，在车子里继续玩笑打趣：

“坐在这里，抬头能看到飞翔女神优雅的屁股。回到几十年前，那可是真正的英国女人……真真假假，虚虚实实，我就喜欢这种感觉！”

劳斯莱斯轿车缓缓驶入一所古木参天的明式院落里。这座院落名叫大悟馆，初建于明朝中期，地处北城西郊外的“了然山”一空麓上。一行五人静悄悄地从后殿进入，更觉得异常清静。

几人很快走到一处名曰“一虚堂”的三层殿阁。

殿阁的左侧有一棵三百年的玉兰树，右侧有一株千年的白果王，后侧却是一

座古镜形状的山峰。一股清澈隽细的泉水，绕石喷涌流下。泉水声让梅皓明稍微清醒一些，不由得抬头仰望，恰巧望见殿阁顶层门梁上的一副对联。

上联曰：大慈大悲大空

下联曰：大彻大悟大了

横批曰：小心人

梅皓明不由得愣住了，心里仔细地琢磨起了对联的含义。大商人却使劲地拍了拍他的肩膀，一脸诡异地笑着说：“几百年来，这大悟馆里就有八绝。今天，我要创造一个第九绝——吃九活杀。”

梅皓明十分诧异，不禁打了个冷战，急忙问道：

“这大悟馆里的殿阁，却是个吃饭的地方吗？”

“怎么能是吃饭？你是贵宾！贵宾哪有吃饭的？是吃九活杀！”

大商人面露不屑神色，说完便干笑起来。

随后，一行人从侧面的红色木梯登上了殿阁的三层。这是一个八角形状的餐厅，四面大窗皆是雕龙刻凤的海南黄花梨，并且挂上了轻盈的大红色纱幔。落座以后，客人们仍然能随意看到院落里饮茶闲聊的人们。

不多时，九个素衣净服的年轻姑娘缓缓走进来。姑娘们清一色地装扮成小尼姑的模样，围着圆圆的餐桌依次站匀了，手中却拖着椭圆形的紫檀托盘。紫檀托盘中摆放了上等的银制餐具、宫廷仿膳、稀有陈酿。大商人轻轻地拍了拍手，年轻漂亮的姑娘们便心领神会地围着客人们匀速地转起圈来。客人们则顺手从姑娘托着的盘子里各取所需。这诡异的场面让梅皓明顿时手足无措，不觉脸红心跳起来。他显然猜不透，这世上怎会有如此秀美惊艳的素净女子？大商人似乎察觉到了梅皓明的心思，便直言不讳地卖弄起来：

“这叫吃软盘！北宋的豪商巨贾尤其喜欢，他们只用家里的妓女罢了。我们用素净的女子，也算是富有创举！”

梅皓明不自觉地又瞄了一眼：对面静立的素衣女子如同小尼，安静祥和且秀色可餐。他不禁偷偷地咽了大口的口水，不由自主地脱口问道：“她们……看上去像尼姑！”

听罢此言，大商人不禁癫狂大笑，惹得周围客人也立即跟着大笑起来。绕着餐桌排列成圆圈的素衣女子们，也偷偷地抿着嘴妩媚地笑。乐罢笑罢，大商人就直来直去地说道：

“我们再大，也大不过佛吧？不敢惹的！是假尼姑！假尼姑……安排得过于

仓促了！若是多寻一些年轻模特来，眼前这张黄檀木大桌也省了去，也要换成软盘！”

众人说笑之间，厅里就走进来三个人：居中者是位面相苍老、皮肤黝黑的胖子，两侧分站两名相貌年轻、皮肤白净的助手。大商人皮笑肉不笑地转过脸来，温言细语地对梅皓明说：“他们是厨艺大师！你不介意的话，我们就开始九活杀了？”

大商人指着餐桌正前方的黑色条案，炫耀地说那就是九活杀的操作台。梅皓明慌乱地连连点头，嘴里忙不迭地说道：“开始！开始！”作陪的客人们也大声附和：“活杀了！活杀了！”

说话玩笑的工夫，两名年轻助手从外面抓来一只硕大白鸡，径直走到操作台旁边。那白鸡拼命地哀鸣、蹬扯、扑腾。梅皓明仔细辨认，却从未见识过此等白鸡：白鸡的头和脚皆为橘红色；眼圈则如同鲜红的太阳；耳毛长长地耸起；尾巴泛着金属光泽的深蓝色，松散地下垂，犹如一条马尾。梅皓明正在寻思，这奇怪的白鸡到底是怎样的吃法，坐在旁边的中年女人就声色温和地介绍说：

“这是藏马鸡，国外都绝迹了，只有中国的西藏才有。连藏民都不敢吃！可是，我们今天必须得吃。说不定明年就绝了呢？岂不是一个天大的遗憾！”

一个秃了脑袋的陪客，也乘机卖弄说：

“唐玄宗喜欢鸡，去泰山祭天也要带几百只健硕的斗鸡。他属鸡，就不愿意吃鸡。倘若见到了藏马鸡，开明的皇帝也憋不住嘴巴！”

几个人洒脱地谈笑风生，大商人却提醒他们观摩第一活杀的表演。只见那胖大师直直地站在两个助手中间，猛运了几口丹田之气便迅疾出手，敏捷地拔去了活鸡的白毛。一阵鸡毛乱舞以后，死命哀鸣的白鸡变成了光秃秃的裸体。大师同样迅疾地将鸡腹剖开，旋即取出一堆内脏。在白鸡的凄厉鸣叫中，大师将辛辣甜料塞入鸡腹，又用金亮的钢针将鸡腹缝合。两名助手赶紧把鸡拎到大窗之前，挂在了预备好的长长的铁钩上。一阵凉风吹过，活鸡低缓无助的叫声和着秋风萧瑟之声，竟似一支哀怨的古乐了。梅皓明呆呆地望着被活杀的白鸡，耳边则嗡嗡地传来客人们鼓掌的喧闹声，又听见大商人兴奋地发号施令：“活鸡要风干片刻，才能入菜。大家切莫着急！切莫着急……上第二活杀！”

大商人话音刚落，但见两名助手从外面牵来一头健硕的黑驴。两名助手相互配合，动作麻利地将黑驴用铁链捆在了操作台旁。那黑驴的双眼似乎要喷出火来。面色平静的大师手握勺形利刃，缓缓地走到驴头旁边，示意年轻助手死命地按住驴头。大师微微一笑，将勺形利刃狠狠地扎入了驴的眼睛，又灵活地转动手腕，

一只驴眼睛被生生地剝了下来，转手丢入了助手端着的净水盘里。在黑驴的嘶哑吼叫中，另外一只驴眼睛也被生生地剝了下来。两名助手小心谨慎地将两只驴眼睛倒入沸腾的汤锅中。梅皓明恐慌失措地瞥了一眼汤锅，汤锅里分明只有驴眼珠、葱花、草叶和西洋参。

大师换了一件椭圆形刀头的利刃，动作优雅地蹲在驴身之下，直接用利刃生剥驴鞭的包皮。驴鞭的包皮被剥得干干净净，淋漓的血水哗哗地洒落盆中，几乎淹没了黑驴脆弱的惨叫。两名助手将滚烫的辣油汤端给大师。大师一勺一勺地往剥掉皮的驴鞭上淋热油，一阵浓烈的焦香味和爆裂声弥漫了餐厅。九遍淋油以后，大师轻轻地把驴鞭整根切割下来。驴鞭又被分切成若干肉段，放入了盛有花椒和孜然调料的盘子里，并由素衣女子端到餐桌上来。梅皓明和每个客人的面前，均摆出了两份菜肴：一份是盛在红色瓷盅里的补汤——生滚驴眼，一份是盛在黑色银碟里的补食——生切驴鞭。

大商人热情主动地招呼大家品尝。梅皓明痴痴地定着眼前的瓷盅，里面漂着一颗黑黑的驴眼珠子，越发心惊胆战也始终不敢动口品尝了。周围的客人们，却津津有味地边吃边聊起来。

“山海经说，古时有安息牛吃。生割了它的肉，很快就能复生……可是，驴没有这本事了。”

“公驴和母马交配，就能生骡。母驴和公马交配，偏生下驴骡……所以，驴必定是能滋阴补阳的奇怪物种了？”

“盛唐的太上皇专吃驴鞭，说是能长寿。历代享用，绵绵不绝！”

“今天活杀的是陕北野生驴。除了非洲，全世界只有中国西北还有！”

“我听说，耶稣是骑驴到了耶路撒冷……你们好生地想一想：驴两肩上的黑纹和黑鬃，正好是一个十字架嘛！”

众人就在戏言笑语中品尝美味了，迫于场合压力，梅皓明也斗胆尝了几口。品尝了以后，他才不由得慨叹吃到嘴里的美味，也果然是稀有的食中极品。

第三活杀是用名贵的北京白鸭，据说辽代帝王十分嗜好此物，厨艺手法如同商纣王戏谑奴隶的炮烙：将活鸭关入铁笼，用炭火烘烤鸭脚下的铁板；涂了鲜美调料的铁板，逐渐热烫无比；鸭子在铁板上痛苦地跳跃；待到微香散出，及时将鸭子取出，快刀斩下鸭掌。

一位尤善吃鸭的客人，卖弄说吃遍了中国鸭子，什么芜湖红鸭、南京桂花鸭、赣州鸭王、北京烤鸭、四川樟茶鸭、魔芋烧鸭、江南盐水鸭、杭州神仙鸭、南安麻鸭、

永州血鸭、湖南酱板鸭、武汉鸭脖子、云南松毛烤鸭、海南加积鸭……卖弄完了各地名鸭以后，客人一脸无奈地慨叹说：

“偏没有吃过两种鸭子：一是今天的活烤鸭掌，二是夜店里的假鸭子……”

大家不由得哄堂大笑起来。兴许是听说了夜店里的鸭子，中年女人就扑哧一声笑得喷了饭，又假正经地狠狠拧了客人的肩膀。笑完拧完娇嗔完，中年女人就不怀好意地朝梅皓明抛了几个挑衅的媚眼。

男欢女乐之间，操作台上继续上演了第四活杀，也是赤裸裸地摆在了梅皓明面前的汤锅里。背乌肚白的洪湖活甲鱼，静静地爬在了红色调料的凉汤锅里，任由慢火在锅底下慢慢地煨。水慢慢地热了起来，甲鱼便在锅里痛苦地翻腾不止，大口地喝入辛辣的调料汤。片刻以后，一股撩人心脾的浓香就从锅里沸腾而出了。大商人隆重地邀请大家品尝，并且赞不绝口地夸耀说：

“这就是我要你们吃的甲鱼！市面见不到的。只怪我的肝不好，不能吃甲鱼了……有的黑心商人，用性激素饲养甲鱼。七年长成的甲鱼，只要七个月。除了南方人，谁还敢吃呀？”

秃顶客人忙不迭地抢了话说：

“谁有胆，谁就富！南方人有吃胆！听说有钱人到农村去寻老鼠、豆虫、蛆虫来吃。有黑心人用家鼠和死老鼠冒充新鲜货，害出不少奇异的病来。我们今天吃的第五活杀更有讲究……”

秃顶客人话音刚落，圆桌上就添上来一盘刚刚出生的小老鼠，在盘子里吱吱地哀叫。幼鼠哆哆嗦嗦地胡乱蠕动，红嫩的外皮油亮透薄，可以清晰地看到内脏。那些素衣女子又手捧托盘迤迤而出，客人们就陆续从托盘里取出两份调料与不锈钢夹子。秃顶客人热情洋溢地介绍吃法：先用夹子夹住幼鼠，听到吱的一声叫；再把幼鼠放入调料汤，又听到吱的一声叫；再将幼鼠入口咀嚼，还听到吱的一声叫。三声哀叫以后，客人们便可以放心地享受美味。

梅皓明显然没有生出猛吃海喝的种，只听见幼鼠在身旁中年女人的嘴里吱吱地乱叫，身体便剧烈地颤抖躲闪开来。他的后脊梁早已渗出了大片冷汗，竟然连人带椅地滑倒在地。两名素衣女子急忙将他搀扶起来，安抚他重新坐好。梅皓明不由得紧绷了神经，巨大的恐慌让他反胃却也滋生渴望，让他急于逃离却也备感刺激。他在快感刺激与退避交织的恐慌中，目睹了连续上演的三道活杀。

第六活杀是清远的褐毛鹅。据说朱元璋把这种鹅蒸熟了，赐给身患痲痘病的功臣徐达，故意致其死亡。大师用小刀将活鹅的肛门割划一圈，用食指插入其中，

用力旋转取出最新鲜的鹅肠。清洗以后的鹅肠，投入红油热汤里滚熟。有客人半开玩笑地戏谑说，大师好像是报上所说的残害少女的掏肠恶魔了。

第七活杀是仙山佛国的峨眉山短尾猴。大师将活猴固定在餐桌之下，让猴头从中央圆洞里伸出，又用钢丝箍紧。大师用尖利的锤子在猴头上轻轻一击，那头盖骨就应声而落，新鲜的猴脑也立即呈现在食客面前。助手把调好的热油，浇在汩汩涌动的猴脑上。待桌下的活猴无力哀嚎时，大商人就兴奋地号召大家趁热饕餐。秃顶客人一边吸吸溜溜地吃那新鲜猴脑，一边兴高采烈地谈天论地。

第八活杀是把即将临盆的海南东山羊投入炭火中烧烤，当母羊被烤熟以后，大师用熟练的刀法开膛破腹将乳羊取出。客人可以直接就着调料食用，肉嫩皮酥，味道鲜美。

梅皓明对面坐着的东北商人，颇有感慨地说道：

“这羊每天吃海南东山岭上的灵芝草长大，从宋朝起就是皇帝的贡品。可是，我们都不屑于吃它，偏吃了它的胚胎……有些富人嘴刁口馋，爱吃少妇的胚胎，我就看不惯了！”

于是，偌大的餐桌上你言我语、不分彼此地热闹起来。醉意熏天的客人们，索性抛开了恐慌不安的梅皓明，疯西癫东地大行荒诞不经的酒令，一时间也就天昏地暗了：

酒令·四拍二对

拖股东，欠银行，耗朋友，无债不商人
骗政府，欺人民，玩女人，有钱是君子

酒令·三拍四对

盗一万，改一点，民族的
贿一点，捞一万，自己的
偷一万，捐一点，慷慨的
功一点，罪一万，社会的

酒令·四拍五对

富豪榜，纸上的，资产一两，负债满仓
荣誉榜，买来的，奖杯一堆，原罪累累

排行榜，白给的，虚名一个，消灾避祸
慈善榜，作秀的，白钱一千，黑钱成山
品牌榜，洋人的，工厂一间，西洋买办

酒令·三拍六对

人家贪，你不贪，同僚说你是内奸
人家捞，你不捞，夫人笑你是草包
人家赌，你不赌，背后骂你二百五
人家拍，你不拍，集体把你整下台
人家吹，你不吹，政绩就数你吃亏
人家嫖，你不嫖，群众一起造你谣

酒令·二拍三对

劝君更尽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
醉卧沙场君莫笑，古来征战几人回
抽刀断水水更流，借酒浇愁愁更愁

客人们斗酒斗得渐入酣境，似乎要把即将消逝的两千年都喝回来。虽然已经上演了八道活杀，梅皓明自始至终也不敢吃上几口。他的心自始至终地吊在嗓子眼儿上，全身渗出的虚汗让他眩晕起来。极度的眩晕让他脑袋发烫，如同置身铜墙铁壁的烤炉之中。梅皓明快要窒息而死了，却无力喊出一个死字来。

餐桌上狂吃猛喝的客人们，高喊着振聋发聩的酒令。那酒令分明是鬼阵之中传出来的剿杀令，让梅皓明陷入了四面楚歌的绝望境地。大商人忽然愤怒地站起来，雷霆万钧地指着梅皓明咆哮：

“全国商人都欠债，偏我就不能欠？全国商人都年底追债，偏你就要秋天追……这世上若没有了债，哪里还有商人？……你想讨清我的债，分明就是想活杀了我！”

大商人红脖青脸地咆哮完毕，急得其余陪客也纷纷吼叫道：

“该活杀！该活杀！”

一旁的中年女人冷笑着对梅皓明说：

“第九活杀就叫醉生梦死！要把你变冷血生物……”

梅皓明未及领悟，立即被两名助手生捆活绑了，粗鲁地扔到操作台上的圆缸里。助手迅速往大缸里倒入几大桶温热的绍兴老黄酒。梅皓明立刻被温酒连呛数口，拼命地扑腾呼喊。伴随着诡异的叱咤怒骂声，辣椒、生姜、洋葱、酱油和细盐，也被翻江倒海地倾泻入大缸之内。梅皓明立即被呛得无力再抖动一下，眼看着就要淹没在浓酒和酱料之中了。一旁观摩的大商人却奸诈地狂笑起来，语气霸道地质问道：

“我真有钱吗？”

梅皓明痛苦地呻吟着说：

“真的！真的——有钱人！”

大商人又咆哮着问道：

“我真欠债吗？”

梅皓明醉沉沉地应道：

“假的！假的——不欠债！”

大商人豪放地高笑起来，四周的陪客们也都哄然大笑。那乱哄哄的笑声震碎了酒缸，震碎了餐桌，震碎了门窗，震碎了梅皓明头上的八角屋顶。梅皓明猛地地惊慌起身，连连惊呼：

“假的！假的！都是假的……”

一道炽亮的光柱，哗的一声直直地打在了梅皓明的脸上。

白如伊冷艳高贵的脸庞，浮现在梅皓明的眼前。

梅皓明使劲地摇了摇脑袋，双手在脸上来回地摩挲几下，心情就稍微平静下来，背上却满是大颗的冷汗。暖暖地照入房间的阳光，以及冷静而美丽的妻子的脸，都在清晰地提醒他：这是一个秋天的周末上午，他又做了一个漫长的异梦。

“又做发财梦了？满嘴真的假的……这年代，真的就是假的，假的就是真的，分不清真假！”

白如伊随手打开了电视，看见眉头紧锁的年轻新闻主播，故作沉痛地播报新闻：在南联盟地区作战的美国空军 B-2 幽灵隐形轰炸机，连续发射了五枚“杰达姆”全天候制导炸弹，精准地击中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。

听了字正腔圆的电视新闻，白如伊满脸不屑地说道：

“美军对全世界说是误炸……谁能知道是真的假的？我偏不信！”

梅皓明尚未从异梦中完全回过神来，心中也颇感晦气。厨房里忙碌的白如伊，

却喋喋不休地埋怨起世风来：她先是抱怨自己所在的医院，有个老大夫用假药治死了一个小朋友。她又抱怨铺天盖地的虚假美容广告，坑害了无数爱美的女人。她还抱怨假食品从大米、猪肉蔓延到意大利橄榄油……

白如伊还列举了鲜活的事例，说上午在超级市场里购物，遇到一个漂亮的年轻姑娘。年轻姑娘被超级市场的保安围住了搜身，硬说是小偷冒充的假大学生。女大学生就被搜了身，搜得只剩下一件薄薄的粉红色内衣。那粉红色内衣偏偏是劣质低价的冒牌货，把女大学生羞得无地自容，结果也没有一个所以然来。抱怨了世风日下以后，白如伊也差不多做完了一顿简单的早午餐。当梅皓明洗漱完毕，坐在她对面准备用餐时，白如伊说出了结论：

“若是有钱，就不受这世上的活罪了！”

梅皓明连喝了两大口鲜牛奶，随意地回了一句：

“天天做发财梦，如今还是讨债的！”

白如伊长叹一口气，盯着蔫头耷脑的梅皓明，悻悻地说道：

“要有野心，要有胆量，还要会作假！要做一个商人可不容易——电视上赚了大钱的商人说：中国人的赢字，就是亡口、月贝、凡。就是闭上嘴巴，每月有点钱花，过平凡的生活。还说商人的至高境界就是让……全都是假话！哪个商人不痴着想赢利？哪个商人又愿意让？”

越大的商人，越有欠债的能量。自从在那家拖欠别人巨债又被别人拖欠巨债的国有集团擢升以后，梅皓明被委以讨要债务的重任。梅皓明并不清楚幕后原因，为何安排他坐在一个与钱相关的位子上。

这也算一份不好不坏的差事：好在有机会与更多商人正面交锋，体味周旋于金钱之中的快感，洞察容光焕发的商人们虚弱的内心；坏在他越发地了解到，向真正的商人讨债绝非易事。只有那些垄断国有生意的豪商，敢于豪放地按期支付巨额财富。这也无非是遵循了一个天经地义的规矩——花大钱，洗大钱。

不管怎样，梅皓明常常被该死的讨债事务搅昏头脑，周而复始地重复暴敛财富的异梦。他幻想自己摇身变为豪商巨贾，虽然每次醒来都要面对残酷的现实，而刺激的快感足以挑逗潜伏的野心。然而，他虔诚的梦想分文不值。上帝不会把钞票从北城灰色的天空中撒下来，飘在一个幻想狂的家伙身上。

现实如何呢？秋天周末的上午，他有气无力地坐在爆出裂缝的假红木餐桌旁，嘴巴里嚼着碱过量的隔夜油条，望着妻子通过劣质小手术和失效药膏恢复柔韧的眼袋……他们隔着餐桌，面对面地坐着，难得的北城阳光照耀在白如伊的脸上。

这亦真亦幻的光泽，或许刺激了梅皓明——是不是该到卧室去，做上二十五分钟的标准操？

不间断的无效讨债和不间断的暴富梦，早就弄乱了梅皓明的生活。一切都百无聊赖，索然寡味，何况结婚许久的妻子呢？一直以来，白如伊就像一个冷冰冰的接受者，对私下房事压根儿没有兴趣。当然了，白如伊向来也能够轻易地装模作样，做一个严格履行床上义务的好伴侣。

梅皓明开始胡思乱想起来，伸手接过了白如伊面无表情递来的啤酒，准备痛苦地喝下一大口，就让脑袋回到关于财富的现实中来。啤酒杯子快要到嘴边的时候，远处的阳台上忽然传来咔嚓一声剧烈声响，一只啤酒瓶子莫名其妙地爆炸了。幸亏他们躲闪及时，没有被四处飞溅的玻璃碎片刺伤，心里却不禁虚惊了一场。梅皓明恨恨地站在餐桌旁边，烦躁不安地诅咒起来：

“该死的造假商人！”

虽然嘴巴里骂了商人，梅皓明潜伏在心底的为商野心，却如同火山深处的岩浆一样燃烧沸腾。在任何适宜的环境中，这淤积在深处的岩浆都随时可能爆发。

豪商巨贾，宁有种乎？

破天荒地参加了一次商贾领袖群聚的大会之后，梅皓明从心底深处迸发出一声呐喊。这种任由全球商业权贵炫耀权势，并且对世界局势高谈阔论的会议，是向来渴望追逐国际潮流的上海市首次抢到的机会。满世界有头有脸的大人物聚集到黄浦江畔：权倾一方的大国政要，在野却保持影响力的政治明星，大腹便便的老一代富豪，低调谦和却控制着军火和石油的大亨，靠新经济崛起而目空一切的商业新贵，性感妖艳且有大人物撑腰的女明星，挖苦心思结交权势人物以求现学现卖的学者，趋炎附势却总要搬弄是非的主流媒体……当然了，会场里还包括像梅皓明这种人——莫名其妙地捞到一张黄牛入场券、远道而来且又心怀野心的家伙们。

显而易见，只能缩在角落倾听别人纵论全球且不断反思自我的梅皓明，彻底被商业领袖们炫耀出来的气势刺痛了心脏。没有谁分得清富豪们滔滔不绝的观点，是极端偏激还是矫枉过正，是粉饰太平还是锦上添花，是谎话鬼话还是故弄玄虚。所有的听众都视之若真理，奉之若神明。

一个富豪说：做商人就是做孙子，做好商人就是做好孙子，做大商人就是做大孙子。一个大亨说：做商人就是做狗，做官僚的狗、做银行的狗，还必须把对

手咬成狂犬病。一个新贵说：做商人就要做大象，还要做跳舞的大象。一个豪商说：做商人就要做鲫鱼，跟着鲨鱼跑还能吃鲨鱼的剩饭。一个女鳄说：做商人就像做秃鹫，能平地起飞，还能逆风飞扬。一个枭雄总结说：做商人就得像毛主席，要搞就搞最大的。

与众多听客一样，梅皓明也揣摩不透：做商人到底就是做什么？但是，大家依然极其虔诚地倾听、记录和吸收。豪商巨贾的人生感慨，颇有哲学价值。梅皓明尚未仔细揣摩大商人见解的差别，刚刚发表绝妙观点的中国富豪们，却集体朝拜在美国股市兴风作浪而暴富的商业大佬。大佬却发表了截然不同的惊人观点：“做商人就是做王八……不仅撑住三代，还要能富一千年！”

所有朝拜的中国富豪，无不点头称是，纷纷把自家观点藏于内心，展开新一轮高谈阔论——究竟如何才能把“商人”做成“王八”？梅皓明显然无法分辨，哪种说法才是商人的真理。他自己却反而琢磨一个结论来：财富就是发言权，就是哲学，就是真理的标准。这个结论让梅皓明感觉无比自豪也无限失落，自豪是因为自己也发现了独到的见解，失落是因为自己没有表达见解的资格。

大会闭幕日，善于投机的外国小子公布了长长的富豪排行榜。数百个潜伏在泱泱大国水面之下的大亨阔佬，统统被打捞上来。对原始积累心怀不安的富豪，派人私下警告外国小子不要干蠢事。巧取豪夺却后台坚硬的富豪，则对排在自己前面的人物表示不屑。被财富冲昏头脑又飞扬跋扈的富豪，频频登场煽情作秀。在长长的名单上，许多富豪是从胆识过人的穷小子一路跋山涉水攀上顶峰。因此，大吐长征苦水而又潇洒展望未来，成为富豪们最热宠的表演。这让梅皓明醋意大发，也猛烈挑拨他蠢蠢欲动的野心。

豪商巨贾，宁有种乎？

赶上“大国”时代，梅皓明大做“商人梦”的时机真是不错。也许，他能在新世纪里暴敛巨额财富；也许，他当真摇身变为新世纪的富豪。风水轮流转，谁能说得准呢？

由于居住在北城，梅皓明更容易捕捉到经济领域变幻莫测的消息。眼下，中国经济似乎有了回暖的迹象。一个坚定地替政府说话并且辅助儿子成为富豪的经济学家，大胆放言说中国经济增长率很快摆脱连续七年下降的冷局，从此迈向康庄大道。

大受鼓舞的中国政府，不断放出刺激经济的信号。一批妄图借此炒作的富豪，重重地摔了一跤，锒铛入狱……政府组建了大型金融机器，清理那些负债累累又